

# 马永辉： 为家乡链接全球AI资源

□记者 胡媛 实习生 黄玟鑫

“当前人工智能和具身智能产业化刚刚起步，市场前景广阔。东阳若想在这一赛道实现突围，可依托既有产业与文化优势，聚焦机器人硬件生产、组装及交付环节，走出差异化发展之路。”近日，东阳籍创业者、投资人马永辉回国探亲，辗转奔走上海、杭州、东阳等地，为家乡产业发展牵线搭桥、出谋划策。



## 1 左手科技，右手人文

马永辉出生于1984年，是千祥镇金村村人，曾先后就读于东阳中学、浙江大学、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，毕业后进入一家跨国公司工作。

虽是理工科出身，他却对文学情有独钟。高中时，他加入东阳中学观

峰文学社，多篇作品在校刊上发表。大学期间，他活跃于校内文学、武侠、联句等论坛版块，还曾担任网站管理员及部分版块版主。

2015年，马永辉精选240余篇自大一以来创作的诗词、随想、杂谈

等，结集出版《落花微语今犹记》。“我习惯用文字记录成长轨迹与所思所感，书中收录了不少东阳相关的内容。”他还担纲技术专著《架构师修炼之道》中文版译者，以文字为桥，将前沿技术与方法论分享给广大专业从

业者。“理工科训练让我在分析问题和理解行业变化时更注重逻辑与结构；长期的阅读和人文兴趣，则让我在与交流合作中，更容易理解信任与边界。有人说我站在了科技和人文的交叉点。”

## 2 科技创业，跨境创新

大学毕业后，当多数同龄人倾向于选择外企、大型企业的稳定岗位时，马永辉却做出了令人意外的决定——加入了学长刚刚创立的公司，从产品设计岗位起步，全程参与企业从“0”到“1”的发展历程，见证企业一步步成长为香港上

市公司。这段经历让他积累了扎实的创业实操经验，也培养了对行业趋势的敏锐洞察力。

2014年，马永辉调任公司美国硅谷总部。在这片全球科技高地，他近距离接触人工智能、风险投资等前沿领域，结识了大批行业领军人物与优

质创业者。基于丰富的科技创业与跨境创新实践，马永辉创立了硅谷创新学院，通过天使投资、战略咨询等方式赋能创业者，促进全球创新协作。他还志愿投身于科技公益组织华源科技协会，依托这一汇聚全球华人科技力量的平台，广泛链接全球创新资源

与产业要素，为事业发展积累了坚实的资源储备。

2025年，马永辉又创办了一支专业化的风险投资基金，以更系统的方式，为创新创业者提供长期支持，从创业参与者稳步成长为行业赋能者。

## 3 行路在外，心系桑梓

在海外打拼多年，马永辉始终心系家乡发展。2025年10月，他受邀参加第五届东阳人发展大会，凭借在人工智能、创业、投资等领域的深厚积淀，为家乡科技创新发展积极建言献策。会后返回美国，他连夜打磨细化方案，提出“发展具身智能、两条腿走路”的发展策略：一方面，精准引育科技企业，依托东阳建筑、影视文化等特色产业优势，为企业丰富应用场景与优质发展土壤，吸引企业在东阳布局

生产交付基地；另一方面，构建系统性产业生态，对接国内成熟机器人孵化基地，以“基地带产业”模式，撬动上下游企业集聚发展，打造具有持续竞争力的产业集群。

方案细化后，马永辉充分发挥自身在全球人工智能领域积累的资源与人脉优势，全力推动方案。“目前已有企业专程赴东阳实地考察，并表达了初步合作意向，其余各项对接工作也在紧锣密鼓推进中。”马永辉介绍说。

看着家乡近年在交通、城市建设等方面的巨大变化，马永辉感触颇深：“产业发展不是短跑冲刺，道路走得正确、走得稳健，有时比走得快更重要。”人工智能的蓬勃兴起，是时代赋予的宝贵机遇，而在外东阳人的反哺之情，则是故土奋进前行的坚实底气。马永辉凭借深厚的专业积累锚定产业方向，怀揣对家乡的赤诚深情扎实推进各项合作。他用实际行动，诠释了游子对故乡深沉的眷恋与担当。正如他在微信朋友圈中所言：道阻且长，行则将至；行路在外，心系桑梓。

圈中所言：道阻且长，行则将至；行路在外，心系桑梓。



# 七旬老农与他的“孤独粮仓”

## 最后的守望者

□记者 孙新萍 通讯员 骆卫强

日前，在佐村镇罗峰村二头门自然村，76岁的吴新尧正在自家门口的磨粉机前忙碌着，电机“嗡嗡”地低吟着，细密的粉渣子裹着阳光，飘落在他头发、袖口上，没一会儿，就把他裹得灰扑扑的。他却毫不在意，眼睛盯着出料口簌簌落下的细粉，时不时伸手捻一点，看看颗粒度是否均匀。

这台机器，陪着吴新尧走过了40多年。从村办厂里手脚麻利的青壮年师傅，到如今守着家庭小作坊的古稀老人，顾客换了一茬又一茬，手里的这份活计却始终没断。说起来，二头门自然村的粮食加工史，差不多就是吴新尧的半辈子。

村里的吴氏祠堂，现在是办红白喜事的地方，曾是当时的罗峰乡最热闹的中心。1957年，这里办起了全乡第一家粮食加工厂。吴新尧还记得，当时用的是柴油机，一开动震得整个祠堂都在晃，声音大到两人面对面说话都得扯着嗓子喊。直到1973年通了电，柴油机换成电动机，才算安稳下来。那些年，他天天泡在粮食加工厂，围着那两台架在横梁下的机器转，帮乡亲们碾米、磨面，加工厂里的木头柱子磨出了包浆，空气中总飘着谷物的清香。

改革开放后，粮食加工开始流行上门服务，村里的劳动力大量外流，务农的人越来越少，这家粮食加工厂渐渐冷清下来。到2000年前后，此处热闹了几十年的地方，因停工而陷于沉寂。

“想碾点米、磨点粉都没地方去。”看着大家犯难，吴新尧没多想，自己掏钱把厂里的机器买了回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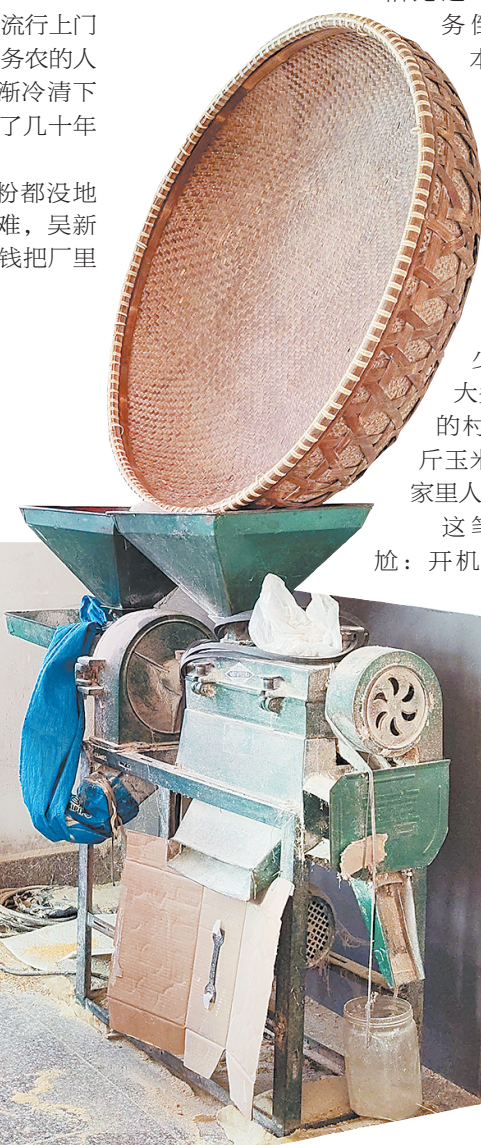
## 不赚钱的买卖

吴新尧这辈子跟土地和粮食最亲，如今种粮的人少了，他反倒成了周边数一数二的种粮户。2025年，他播了7斤谷种，守着4亩多田精耕细作，换来了4000多斤稻谷的丰收。看着家中“谷满仓、柜爆满”的景象，他心里踏实。有人找上门，想以280元一担的低价收购稻米，他摆摆手拒绝了：“我这是实打实的农家米，口感比市面上的好太多，不能贱卖。”他选择自己零售，4元一斤，常常供不应求，有时还得提前预约。此外，他每年腌制的霉干菜也能带来近5000元的收入。

相比之下，粮食加工业务倒像是一份“赔本赚吆喝”的公益事业。

“现在一天顶多一单生意，有时候好几天都没人来。”吴新尧叹了口气，周边种水稻、养猪的农户越来越少，来加工粮食的大多是几十里外嵛州的村民，就磨个几十斤玉米粉、小麦粉，给家里人或亲友尝尝鲜。

这笔账算起来很尴尬：开机、进料、清理机器，前前后后得折腾一个多小时，电费、机器损耗都是钱。一次收5元吧，自己忙活半天不划算；收10元，乡亲们又觉得贵。可即便这样，吴新尧也从没动过关停机器的念头。在他心里，这笔账之外，还有一本更重的“人情账”。



## 人情味的“定价”

上月底，佐村镇友谊村宝山自然村的一个村民，带着一袋60多斤的玉米来找吴新尧，说是要轧成鸡食。放下袋子就问加工费多少，吴新尧笑着摆手：“原本100斤粮食磨粉，收费10元，你这点东西不值当。”那村民也实在，硬是塞给吴新尧10元钱。

没过两天，罗峰村夏时楼自然村的一个乡亲送来10斤刚买的糯米，想碾成粉。吴新尧攥起一把糯米，“这米含水率太高，得晒几个小时再碾。”乡亲们忙问：“那你帮我晒晒再碾吧，多少钱？”吴新尧摆摆手，语气轻得像风：“不要说多少钱，我帮你晒晒，下午碾，你来拿就是了，不收钱。”一旁的妻子金衣花听了，立马搬来团箕，把糯米细细地摊在门口的空地上。没有讨价还价，只有邻里间那种“搭把手”的默契与温情。

种粮的人都知道，收成靠天，平安也靠天。2025年农历七月廿四那场冰雹，吴新尧现在还心有余悸。那天上午晴空万里，下午北边山顶突然乌云滚滚。凭着多年的经验，吴新尧拉上妻子就往田里跑，抢救已经成熟的农作物。村里的乡亲们见了，也都主动过来帮忙。就在他们把最后一批粮食搬进屋、关上大门的瞬间，冰雹“噼里啪啦”地砸了下来，有些甚至砸进了屋里，过了好久才化成水。等雨过天晴，玉米地里已一片狼藉，叶子全被砸烂，好在抢救及时，吴新尧家的口粮保住了。

就像那座始建于1823年的吴氏祠堂，历经火灾、迁建，最终重修焕然一新，和新中国同龄的吴新尧，身上有着农民最韧的劲儿。如今，祠堂成了村民们的公共空间，热闹依旧；而吴新尧家门口的这台“小钢磨”，还在日复一日地“嗡嗡”作响，碾磨谷物，也碾磨岁月，为十里八乡的乡亲们，留住了一方家乡味，守住了那份日渐珍贵的邻里情。

## 乡村互助精神的回响

□孙新萍

采访吴新尧时，我闻到了一种久违的、属于旧时光的味道——混合着稻谷的清香、霉干菜的咸鲜，还有机器运转时漫天飞舞的粉尘味。相对那些流转了千百亩土地的种粮大户，那些规模化、机械化、智能化的现代农业图景，在吴新尧身上，我看到了一种更为原始、更为坚韧，却也更为尴尬的存在。

按照市场经济逻辑，吴新尧的粮食加工生意是一笔完全“不划算”的账。前前后后一个多小时的劳作，常常满身尘土；为了几块钱的电费差价，还得在邻里间反复权衡。但他坚持下来了，只为了那种“被需要”的感觉。当他对邻居说“不要说多少钱”时，当他妻子毫无怨言地帮人摊晒10斤糯米时，这已不再是简单的商业交易，而是乡村互助精神的回响。

在如今讲究效率、凡事明码标价的年代，这种“不计成本”的邻里互助显得尤为温情。那台轰鸣的磨粉机，碾碎的不仅是玉米和小麦，更是现代人之间的隔阂，将分散的农户重新连接在一起。一句“下午帮你晒好”的承诺，是超市货架上买不到的信任。

他就像是一个时代的标本。1949年出生的他，与新中国的成长同步，经历了集体时代的红火，见证了改革开放的阵痛，如今又在老龄化与城镇化的夹缝中，独自撑着那份属于农民的体面。我不禁想问，当吴新尧这一代老农离场之后，谁来接过他们的犁？谁来守护这架小小的碾米机？那4亩地里长出的，不仅是水稻，更是我们每个人都回不去的乡愁。

记录吴新尧，就是记录在这个飞速变化的时代里那些虽然微小，却依然闪闪发光的坚守。这份坚守，值得我们投去最长情的注视。